



不想長大

蔡翔宇 文

鬧鐘響起，從床上坐起，可以感受到冬天的冷空氣微微地在寢室裡發散。問了剛上完課的室友外面會不會冷，「還好。」室友回答。一出宿舍門口，冷風竄進外套的袖口，『幹，這樣叫還好？』眉頭不自覺地皺在一起，心裡碎念著到底是哪種人會覺得這種天氣還好而已，戴起耳機想分散注意力，『他們應該也會穿得暖和吧，平常最會唸我，自己應該會做到吧。』回過神來發現自己已經走到機車棚。熟練地發動摩托車，往學校的方向騎去。

走進教室，好險，老師也遲到。期中考週還沒結束，一半的同學眼神看起來都像死魚一樣，另一半只能看得到他們的頭頂。老師來了，手上拿著一大疊的考卷，應該是上禮拜的考卷。為了這次考試，我還特地熬夜好幾天讀，第一次上大學後這麼認真，『我這還不拿個80分。』我心想。「蔡博佑，65分。博佑不錯喔，有比上次進步喔！」看來離80分還有點距離呢，老師和藹親切的語氣，在我聽來就是對弱者的同情而已，我不喜歡，但也沒辦法。「這次全班的平均是81分，很不錯的成績喔！」喔，又是一記重擊。其實我也不是很計較考試和分數的人，但是上了大學之後，不管在哪方面，我好像都是吊車尾的，漸漸地不被信任、肯定，自己也開始質疑自己。『算了，有及格就好。』只能這樣安慰自己。他們好久沒問我的成績如何了，不過畢竟他們也很多事情要忙，也沒空管我吧。

下課，前往打工的商業大樓。以工讀的薪資來說，這裡真的不錯，工作難度也不高，算是近期以來的小確幸。一坐上辦公椅，負責管理工讀生的王姐向我走過來，我想她應該是要指派我今天要做的事吧。每天做的事都差不多，還要每次都過來再講一次，還真夠煩的。「博佑，很抱歉，今天是你的最後一天。我們工讀生人力已經飽滿了，以工作表現當標準，我們決定要請你離開，謝謝你這幾個禮拜的幫忙。」聽完這番話，我居然冷笑了一聲，是在笑自己連這麼簡單的工作也可以搞砸，也是在笑自己怎麼可以這麼衰。接著揹起包包，往門外走出。心裡真的是充滿了不甘心，再也無法裝作平靜。打開通訊軟體，輸入訊息：「我需要你們……」按下刪除鍵。我戴起耳機，分散注意力，騎回宿舍。

坐在寢室的書桌前滑手機，心情還是一團糟，也沒動力做其他事。或許就是這樣才不被信任，心情不好，不想做事情，敷衍了事，搞砸，心情不好。這種鬼打牆的循環不知道有過幾次了，是該死的獅子座性格在作怪吧，就是不想輸，不想被瞧不起，所以每次的打擊都加倍地沉重。『真不想長大，不會有這種煩惱。』駝

鳥心態又再次攻進我的腦海。叮咚！通訊軟體的通知跳了出來：「吃飯了嗎？」看著訊息的我，心就像被大力搖晃過的汽水，開始不安定。平常不會主動打電話給他們的我，點開了聯絡人的選項，撥號。

「喂？」

「喂，啊你吃飯了沒？」

「我吃了，你們呢？」

「不要吃太多肉嘿，多吃蔬菜。我們吃了啊，我們去吃一家不錯的餐廳，下次帶你一起去。」

「想你們了。」

「長這麼大，第一次說這種話，怎麼了啊？」

「大概是因為天氣開始變冷了吧，你們要記得穿暖一點。」

「會啦，啊要寄衣……」不等他們說完話，我掛了電話，也慢慢地看不清眼前的手機。為什麼不把自己的心情說給他們聽呢？為什麼不說我需要他們呢？

不知道從何時開始，我習慣在他們面前隱藏自己軟弱的一面，怕他們擔心，怕自己又變回依賴人的沒用模樣。

大概是我長大了吧。

如果是這樣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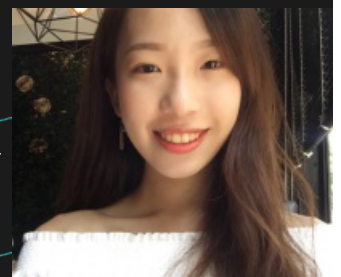
那我不想長大。

創作理念

人到了一定成熟的程度，遇上不如意的事，卻無法開口與身邊重要的人訴說。常常話說到了嘴邊，又不自覺地收回去了，繼續獨自承受。這種微妙的心境應該是成長的必經過程吧。文中的「他們」沒有說明與主角是什麼關係，讓讀者可以自行帶入，或許是父母，或許是摯友，端看個人生命經驗。另外文中還有一個小小藏頭，也呼應了主題，雖然不是藏的很高明。（縮圖來源 / Pixabay）



記者 蔡翔宇



編輯 蔡璨竹

